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卷十二

海門成僎左泉著

周頌

維天之命

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溢我誐嘉善也廣韻（九經古義）引云誐以謐我左傳云何以恤我毛傳云假嘉溢慎案誐與何音相近故譌爲何溢與謐字相類譌又與恤通皆訓爲慎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伏生尚書

恤作謐此其證也

讀詩質疑朱注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蓋據左傳何以恤我之文今左傳杜注以此爲逸詩况就詩說詩不煩改經從傳

按鄭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於我[illegible]我其聚歛之以制法度孔疏云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謂箋易傳較密也後儒多從之惠氏古義以左傳爲據引說文

廣韻猶書為證泥於集傳之說爾嚴氏謂不煩

改經從傳誠是

維清

詩序 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 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孔疏 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代觀其奏而

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
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
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
舞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
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
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
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
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

祭統皆云升歌淸廟下管象象與淸廟相對卽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則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與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箾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非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淸廟下管象若

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

何氏世本典事也文王有七年五伐之事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今悉以其功次第象之爲舞則文王之事明白如見故以此繼續而闡揚者乃文王之典也禮記孔子曰升歌清廟

象德也下管象示事也陳祥道云德莫盛於文之淸廟事莫先於文之象白虎通云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象德舞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則管與象舞皆在堂下以示事象功文王之典指文王之事明矣

按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又見舞韶箾者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武舞也執籥以舞卽籥舞也文舞也文王之舞曰象武王之舞曰武舞象舞

則歌維清記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正謂此也孔
氏以象爲武不指此詩則下文何以又言舞大
武耶若謂但屬文王之樂不應一升一下則下
管豰鼓管自堂下之樂仲尼燕居象德示事之
說甚明不必以禮記鄭注爲拘也廖氏曰清廟
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蓋文王雖大統
未集而七年五伐其功明白可見時作樂以象
之名曰象舞宜也或謂文王之典不應指征伐

之事者非是至季彭山據升歌下管之文謂清廟至維清宜合為一篇則說又近泥矣

天作

詩說解頤天作祀岐山之樂歌按易升卦四爻曰王用亨于岐山是周固祀岐山豈其無樂或武王作在柴望大告武成之日與

按詩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諸盩至不窋故賈氏以此詩為祫之

祭祀在后稷廟中今觀經文無所謂先公者以祫擬之似非其倫朱註但謂祀太王併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明頌文王又安得謂獨祀大王是古序與朱注俱不可爲定論也若以爲祀岐山之樂歌則遷岐者太王爲王業所由起治岐者文王爲王業所由盛於經文旣有着落而道理亦極妥協是眞不滅匡鼎說詩矣

薛君韓詩章句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

曰岐有易道而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
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按沈括筆談云彼徂矣岐後漢書朱浮傳作彼
岨者岐今觀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朱輔上疏
曰詩云彼岨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
云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朱子
集註云岨險僻之意從沈括之說而未之深考
耳固不如薛君章句但訓爲往不煩改字之爲

得也又按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行是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句合上彼作矣讀下謂法被洽當從之

昊天有成命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讀詩攷證按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後世天地分祭皆以周禮爲準昊天有成

命之詩郊祀天地也詩文言天而不言地於是說者

紛紛或以爲此祀成王而非祀天地或以爲此一詩

而兩用如秋冬報之豐年夫以爲祀成王而非祀天

地者此排擊小序之說非定論也以爲一詩兩用而

歌于澤中之方邱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豈有是

理哉蘇軾圜邱合祭六議劉子曰古者祀上帝則幷

祀地祇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

祭天地之明文愚以爲信然古者天地合祭非昉于

周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夫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舉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類于上帝地祇已在其中矣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自上帝而及山川皆以武成祭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地祇已從祀于上帝周之時未嘗不合祭天地也即如周頌三十一篇自昊天有成命之外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我

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桓講武類禡也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也名山名川羣神甚祀莫不徧舉而獨無一詩爲地祇而作向非天地合祭則豈地祇獨不在祀典之列而祭地祇之樂歌又獨可以祭天之詩假借而用之乎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以郊社爲祀上帝則地祇之從上帝可知王者父天母地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祭天地而特歆昊天猶稱父而不稱母統乎尊也宋李君弼據

此詩以爲天地合祭而不信南北郊之說李迂仲詩集解亦主之故敢援蘇子瞻之議以爲證而復詳論之如此○又按朱子集註云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經文成王不敢康成王者即成王誦武王之子也詩序辨復極闢毛鄭成此王功之說而援國語爲證復參以歐陽之本義今按歐陽氏曰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

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爲成大功而安之則皆以爲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

不迁而曲也歐陽氏之言辨矣而不然也若以成王不敢康及噫嘻成王之即爲成王則成王之字又何以不爲成王也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維助成王德顯而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然則謂之成王豈即成王而商頌之武王又豈即武王哉何彼穠矣曰平王之孫朱子向來嘗以爲東遷之平王矣何獨于此而必爲成王康王也周公當成王時制作禮樂郊廟之歌皆經手定不應祀武王之詩至昭

王而始作班固言成康沒而頌聲寢則成康之後不容復有頌厠于我將天作之間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孔疏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即周禮九夏之三朱子於時邁之注亦旣引此爲說矣若以執競爲昭王以後之詩則何以用公先烈之于九夏也朱子但主闢序而不顧其說之自相矛盾不知其適足以見舊說之可信也況國語道成王之德兼昭注云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而所

謂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者原未嘗即指成王之謚朱子援以爲據蓋亦考之未詳至蘇氏所云成王非甚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者尤爲深切之論不得以說經之異同而遂譏爲北郊集議之餘恣也

按天地分合祭之說先儒聚訟不决蘇氏以此詩序爲合祭之明徵然孔疏云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皆用此詩爲樂歌既分南北郊郤不得云

合祭矣至舞由類帝而徧羣神武由柴望而及百神祭地本無明文即今祭地亦疑告祭不可以律正祭也至分祭之說則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祀天夏至方丘祀地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皆確有可據朱子曰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理其言約而盡矣嚴氏從古序以此爲郊祀天地之詩極是而沿蘇氏之說以此序爲合祭

天地之明徵則非也取其傳辨故錄存之至成王不敢康之解從毛鄭而闢歐陽其言最爲詳晰後儒當無以易之矣苐郊祀天地何以須二后則王氏之言爲當蓋天地之德其大者在生聖主以開治文王篇之言天載昊天成命之言二后言天必及聖猶言聖必及天也或曰天地之祭有分有合如圜邱祭天方澤祭地此典禮之宜分者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此巡狩

以告天不拘冬至之日與郊祭迎長日之至者
異夾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歸功於天祭天郎
合祀以地可也至社以神地之道取財于地亦
郎取法于天天尊地親教民美報則祭地郎合
祀以天亦可也武成武王伐商告于皇天后土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禮大傳柴于上帝祈于社
與此詩序若合符節則此非正祭天地郊社之
詩蓋郎克商之後柴望大告武成成周公本武成

之意頌揚先王開創之功德以告之詩文言天而不言地者以受命而言謂之成命地統乎天自當承天之命以爲命也按此說亦主合祭但以爲告祭而不混於正祭則固非謂天地槩從合祭矣

思文

（困學紀聞）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訓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周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

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云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

按鄭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紀后稷之德孔疏云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維彼云以穀俱來彼

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是鄭
引赤烏銜穀之文特以證牟之爲麥耳後儒以
其爲僞大誓之文而詆之過矣漢書劉向傳引
詩作釐麰鄭鼎卿字指釐字從犛徐仙民讀與
來通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
來之來廣雅云來小麥牟大麥蓋毛鄭但以牟
爲麥而來之爲麥則始于說文大小之分則始
于廣雅爾范氏曰周公諭后稷之養民特取于

來牟者何哉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稀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持論亦見明通又按鄭箋云立當作粒與尙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同朱子集傳從之毛傳極訓中孔疏云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後儒亦多從之者蓋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然後能立于爾極而常道可行末以

陳常頌之所謂有常常產者有常心皆后稷之德也嚴氏詩緝曰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若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發明傳義可補孔疏之所未及矣

臣工

何氏世本　此耕籍之詩記言武王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耕籍

教諸侯之義也明堂朝覲我將載見諸詩是也耕籍何獨無詩耕籍禮三公五推卿九推此嗟臣工正指公卿之屬王嗟保介其義益顯

按序云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此戒諸侯及時勸農也朱子集傳云此戒農官之詩古序及朱註道理本是一貫先王巡守校諸侯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辟其罰始于土地荒蕪則此詩之戒農官卽所以戒諸侯也獨何氏以

爲耕籍之詩義似新而彌確蓋耕籍之制稷以告王王乃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及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此詩首戒臣工終及衆人正其事也况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此詩已有明文乎

有瞽

經學辨體

此言合樂而唯有七音應田懸鼓鞉革也聲不

也柷圉木也乃癸金也簫竹也管匏也和鳴琴瑟也絲也獨不及土何也陳暘云八音以土爲主故虛其位無不在也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八音皆虛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也然詩書不言土易之比坎離獨言缶是又猶五聲以思爲主也詩書舉七音以見土推用以見體易舉缶以見七音明體以該用也

按顧亭林日知錄云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

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于金寓水于石鳧氏爲鐘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其論最精此詩合樂備七音而不及土陳氏以爲猶大衍之虛其一而徐氏綜詩書易論之以爲體用互備亦可云讀書得間矣然如後世之樂則並無土音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是

倂匏音而㕊之也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于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觀此則匏竹之廢自唐已然大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非以悅耳貴其質也而可廢乎

潛

毛傳潛糝也

孔氏正義釋器云糝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

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

按韓詩章句云涔魚池小雅作槮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㯉㯉槮也詩傳及爾雅本並作槮邵最純改爾雅作槮陸氏謂從小爾雅改之非宋儒以積柴取魚等於穿窬之智非聖世仁育萬物之意因訓潛爲藏之深謂魚皆潛取者也

求之深立說更見正大然潛本古滂字若從韓

詩訓作魚池則亦無遺議矣

雝

詩序 雝禘大祖也

呂氏讀詩記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

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

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

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贊聖再造區夏所安者

上及于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文武雖同造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太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按序云禘太祖謂后稷也周人禘嚳以后稷配

所謂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也其不曰禘嚳而曰禘太祖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舉所配而言也詩中述文武者推得禘之由以告后稷則呂成公之言得之鄭孔以太祖爲文王非也禘大於祫故天子有禘有祫有時祭諸侯有祫有時祭而無禘春秋書大事於太廟祫也有事於太廟時祭也時祭春祠夏禴秋嘗多烝也時

祭而外有三年之祫祫合也已毀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始祖之廟有五年之禘禘諦也三王始祖皆帝之裔故曰禘禘之大於祫也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祫亦非也鄭箋以皇考爲文王文武維后言文王能使天下之人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毛傳以烈考爲武王孔疏謂與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緣以禘爲吉禘文王故立說不同初未聞疑爲非禘也朱

子則以此詩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皇考烈考皆

爲文王宣哲爲謂人之道文武爲備君之德不

從禘祭之說而疑古序爲誤然如讀詩記之說

於序復何疑哉○周禮樂師帥學士而歌徹鄭

注徹者歌雝蓋此詩本用之禘祭而其後通用

之以徹俎故亦名爲徹耳至淮南子謂天子撃

鼓而食歌雍而徹恐未必然

小毖

朱子集傳 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呂氏讀詩記 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

按毛傳云荓蜂摩曳也鄭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諂詐誑欺不可信也如是徙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爾雅釋文甹夆摩曳也摩本作掣孔氏曰甹夆古今字耳王肅詩注云莫予甹夆自求辛螫言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毛詩異同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

則自求辛螫之毒二家説與毛鄭義別其本於

爾雅一也然詩本作拜蜂自當以朱子集傳爲

正蓋蜂本辛螫之物不可使也不可使而使之

是自求辛螫矣以比管蔡於義爲切

絲衣

詩序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箋 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

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爵弁而祭于王

士服也繹祭輕使士也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

孔疏 鄭志答趙商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與否○天子諸侯之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繹

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

稽古日鈔序繹賓尸也鄭孔諸儒多從之蓋繹禮在廟門旁門東西皆有塾詩云自堂徂基基即門塾之基堂則廟門旁西夾室之堂也其爲繹祭一夾天子宗廟

正祭則宗伯視滌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今非正祭禮差輕故告濯具告充告潔皆使士其爲繹祭又一矣禮記爲祊乎外注祊明日之繹祭也疏引此詩於繹祭在堂士之省視從堂上往堂下之基故曰自堂徂基此又繹祭之明徵矣集傳改爲祭而飮酒之詩而不指定何祭若爲士而祭祭而飮酒何與于天子而列之頌耶至其行禮節次未祭之先天子在基壺濯在堂之東序籩豆若鉶在堂之東房几席若敎在

堂之西廂牛羊在門之外大小鼎又在牛羊之左士
先省器由西階升堂至東序入東房及西廂既畢仍
從西階降往于基以告濯具繼省牲于門外反于基
以告充既省鑊仍視于門外牛羊之左反於基以告
絜禮凡三節也
按許氏五經通義云靈星爲立尸故曰絲衣其
紑載弁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
也蓋主靈星爲說郝氏毛詩原解云此所謂之

詩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太昊太
德之君司蠶桑者薦衣祈蠶也蠶星龍星鄭康
成謂龍星為天駟也乃其氣而為馬宜有所本
天駟之房星為龍精尸以象之蠶為絲
故衣絲也夫農桑國之本農祭之詩多矣蠶祭
唯此篇故刪詩特存亦主蠶星為說然宗廟之
祭有尸靈星不應有尸即有尸亦不應有繹故
先儒以序高子曰二句為誤乃朱子詩序辨并
以繹賓尸為誤則過矣

酌

漢書禮樂志 周公作勺

春秋繁露 周公輔成王作灼樂以奉天

按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氏注勺告成大武之樂歌此詩序云酌告成大武也是鄭同以燕禮所舞爲卽此詩矣白虎通義云勺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以成之也風俗通義云周公作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則皆本序能酌先

祖之道以養天下為說者詩中初無此義蓋序
詩者說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箋以遵為
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以養時晦為養是闇昧之
君以老其惡亦非經旨序云告成大武自當主
武王立說武王有師而不耀其威循養以自晦
之道時至而後動故曰遵養時晦蘇氏曰方其
不可而晦見其可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酌與
勺汋字通故他處皆作勺或作汋內則十三舞

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所謂舞勺也嚴粲亦謂勺爲成王之舞此詩言武王用兵其事不同然詩書皆言周公作勺而詩頌作於成王之世初未明判武王成王爲二也則亦何從判酌與勺爲二乎或謂籥舞爲文舞與此詩不合不知詩雖言用兵而意不主於用兵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正文德之所敷也

般

蘇氏詩說 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

嚴氏詩緝 高山墮山祭法所謂山林邱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注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

按鄭箋云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是以翕爲祭之合非河之合也不如逆河之說爲確般有般樂般旋二義說文云般

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籥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鄭箋云般樂也孔疏云爲天下所美樂也登高山而喬嶽效靈遊翕河而河海淸晏東西南朔塈后辟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皆在數天眞對之中始美於皇終美周命則亦般樂之義也然以般旋義爲正

魯頌

困學紀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傚魯而近腴又下矣

范氏詩補傳 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非賓與多頌禱四也

按魯頌之僭於商周也或謂尊周公以比于先代不在太史陳詩之列或謂駉駜三篇得我周忠厚禮義之遺意故特列於頌或謂春秋僖十七年以前魯事見經甚少魯頌四篇則以補春秋之闕或謂頌天子之詩非所施於魯聖筆不刪所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皆强爲之說者也詩各有其體頌以祀神明魯雖不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竝

氏俊卿曰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心願而非有謟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其說是也

駉

毛傳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孔疏　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

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尙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
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騤騤見其善走也卒
章言犧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袪袪見其肥佀
也○按校人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
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
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
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
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數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

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

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舉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按魯以同姓勲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其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焉亦舉其時事分乘四種

按此詩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盡信公誠心以治其國家思馬而馬遂無不善可知思之所及不獨在馬矣徐氏曰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

思字就馬政修舉言張氏曰思馬斯臧良馬也臧者言其德思馬斯才戎馬也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思馬斯作用馬也謂習其動作之節思馬斯徂獨馬也言足以行而已是謂四種之馬就馬一節觀之而凡如馬政者可知故與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同爲可美也

有駜

何氏世本　此詩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曰大飲烝

經學辨體　鷺澤中之鳥辟雍泮宮依澤而建故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此亦云振振鷺鷺即所見以起興農畢而燕燕而遐祝豐年在公如七月公堂之公

按此詩必如何氏說卒章歲其有何方有著落

泮水

讀詩質疑　先儒多以此爲頌伯禽之詩以伯禽征淮夷見

於書之費誓而僖公時未嘗伐淮夷有功也攷春秋僖公十三年從齊桓公會於鹹爲淮夷之病杞也十六年又從齊桓公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也淮夷在徐州之域最近於魯詩人因修泮宮而祝其君有平淮夷之功以繼伯禽之烈詩通篇皆頌禱之詞非必實有此事也

按蘇氏詩傳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蓋亦以爲頌禱之

詞安成劉氏據春秋會鹹會淮爲證謂此詩所
言不無過其實嚴思稚宗之嘗笑何義門讀書
記則曰明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
頌魯即所以頌周焉耳其辭也緐與周頌之體
異或追作於僖公時奚若以爲頌僖公能修復
泮宫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其說較先儒
據費誓以爲伯禽之詩者義似更當然與古序
不合不敢從也

華經補義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頖宮亦猶澤宮於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齋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于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水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詞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敎民之意所謂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泮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祭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頖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丘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小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

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不書矣

按許氏五經通義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壅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諸取四方來觀者均平耳泮宮水壅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班氏白虎通義半者象璜也獨南面

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以垣別尊卑不得
化四方也似與毛鄭合酈道元水經注靈光殿
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
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
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
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其制亦與先儒泮宮之
說相近以泮水爲學宮從來無異義江氏此論
可謂發千古之疑者矣意蓋謂據王制以說詩

固不如據詩以破王制耳以是知明堂位祭統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一切鋪張揚厲之說亦未必非因此詩而附會以成之也

閟宮

朱子集傳閟深閉也宮廟也朱子遺說魯之羣廟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劉氏詩傳通釋卽前所謂閟宮也

朱氏公遷詩說此或訓姜嫄廟或謂閟公廟又或謂僖公所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太王以下曰閟公廟則不當

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爲公祖頌之僖閟未毀也朱子初說以爲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爲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羣廟然矣

按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孫毓仲子曰是禖宮也新廟閔公廟也鄭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修舊曰新新者

姜嫄廟也傳箋說已不一當以朱子集傳爲正

路寢廟中之寢室黃氏佐謂在廟之後所以藏

衣冠者是也

許氏詩名物鈔 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漸

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亦不

可遏也但遷岐在殷小乙之時後商宗立傳說爲相

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

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聖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與得詩人之旨矣

九經古義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鄭注周禮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棟案毛鄭二說皆非也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

自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窋失官社稷幾不血食至於太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于文王三分有二錯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見周書程典篇武王初循服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持所謂續太王之緒也楊慎據說文引詩作戩商說文云福也以爲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案說文戈部云戩滅也朱長亦然許與鄭氏合無訓戩爲福之文惟爾雅及天保傳云戩福也然實始翦福商其說太鑿

按孔疏鄭箋釋言文齊卽斬斷之義故箋以爲

斷其意同也太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後儒紛紛議論圓融其說大約不外此義許氏言之特暢然于斷滅之義未之有改也至楊用修據說文作戩解作福商義較穩適而惠氏以為太鑿復據爾雅翦勤也文以翦商為勤商立說更精毛鄭復起當無以易之矣

周學紀聞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

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

按鄭箋三壽三卿也朱子集傳未詳引鄭氏說又引或曰魯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李善文選注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引毛詩曰三壽作朋故孔疏亦以三老釋三卿嚴氏詩緝云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蓋但曰三卿則其說未暢兼壽言之則其義自明鄭箋未必非也至王

平仲以篇中天錫公純嘏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爲三壽則說近拘矣

毛傳 大國之賦千乘○孔疏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而云千乘者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是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法當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之數不合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家出一人是鄉爲一軍諸侯三軍亦出自三鄉公徒三萬者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

鄭箋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孔疏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指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但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

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
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
制備三軍之數此序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
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
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
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
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
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

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臧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爲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知當日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舍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于時唯二軍耳

朱子集傳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

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

按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孔氏謂鄭箋魯備三軍其答臨碩以爲二

軍二軍二萬五千人須特後言之故曰三萬朱
千以徒爲步卒三軍不過二萬七千人則舉成
數曰三萬亦後言之也

說詩解頤魯封百里山車千乘據孟子集註說其數適合
但按司馬法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魯封何
繇有千乘若據周禮諸侯四百里明堂位曲阜七百
里之說魯又不止千乘大約始封之魯祇百里孟子
所謂公侯皆方百里是也春秋之魯已不止百里孟

子所謂今魯方百里者五是也讀錫之山川二句而識啟宇之齊讀奄有龜蒙四句而見拓地之宏推而通之可也

按千乘出賦之法以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爲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也朱子據司馬法謂千乘之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其說正與馬鄭合自何休注公羊云聖人制井田之法

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遂謂十井爲乘
百里之國適得千乘夫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其
虐過於成公之作邱甲先王之制有是乎宏爲
後儒所訾矣然不無戴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
域之數多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以爲夏制五等之
爵三等受地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爲
一其地亦三等不變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位

為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成王時周公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大司徒所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是也馬氏謂

千乘之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
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說最精左傳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制國不過千乘蓋
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氏
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
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
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
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言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趙岐注諸侯方
百里此以夏制爲周制者曰軻也嘗聞其略則
爲傳聞約畧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
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擬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幷吞無厭之心若
今之偏州下邑豈止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
此說得之然泥古者合兩爲同其說亦不可不
辨陳君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闢五百

里經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經只百里方三百里經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經只五十里方百里經只二十五里數適與王制合不知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朱子已辨之矣陳用之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

庸不知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止
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
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止封僅得方百
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
不能通其說何可據也至出賦千乘之說則亦
有愈多而愈舛者明何楷云案大司徒職諸公
之地封彊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彊
方四百里其食者叅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卽
依此法推算之計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
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
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二而貢
其一於王尙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
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邱爲甸甸六十四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不知邱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勞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

氏志都旁加之成但以何算何以說之偏也至
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
子而言與軍賦更不相涉也近世臧琳云公車
千乘公徒三萬者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
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
耳武王卒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皆不言步卒而
但言甲士其數亦合不知司馬法文引之者非

一通十爲成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八徒二十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服虔左傳注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通成迭治溝洫者言邱甸據實出稅者言兩者互相明實即一法獨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

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邸甸而引遂成其下文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賈氏正義云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拙

則小司徒所云畿內之事魯頌所云乃邦國事臧氏以鄉遂事說之非也且徵調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在臨時配劃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書序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係中士頗遜疏

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士惟一人非也革車

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耳至公子無虧

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毀于常當日衛爲狄

滅戴公廬漕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可比以

之爲證更不足據然則千乘出賦之法惟以馬

鄭及朱子之說爲斷可也

朱子集傳皆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同雜亂無

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

按毛詩皆分八章以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十二句爲一章以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三十八句爲一章餘與朱子所分章次同但孟子引頌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則是周公之事於僖公何與爲王曾齊云閟宮之詩蓋有錯簡三章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千乘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蓋第

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王武王第
三節說周公伯禽而公車千乘九句說戎狄是
膺止與孟子之胄相合以後乃敘僖公則倫序
整而文義完此說最為得之雖不似其分配二
南推刪詩篇之武斷矣故依嚴思菴讀詩質疑
錄王氏所分章句於後

王魯齋考定閟宮章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

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公車千乘

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
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十章二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十三句二章
章十二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商頌

湘學記聞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

正考甫求司馬公注楊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
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
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
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盡用韓詩
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
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
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

商頌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作頌奚斯作謬矣然楊子之言皆本韓詩毛詩未行也○說詩者謂宋襄公作擁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擁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玆鐘詞謂變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此姦諛附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按朱子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其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尙質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商頌雖多于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其言約而謎矣乃

或以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春秋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而以殷武諸

詩爲毅公時作不知帝嚳九州已有荊州之名矣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荊及衡陽維荊州乃在南即荊楚也荊岐既旅至于荊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荊非荊州之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嚴華各辨之甚詳詩得據以實韓詩之說耶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爲韓詩之說者直以校爲作耳然亦在襄公之前矣

那

詩本義 湯孫主祭之時主也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耶

按毛傳以湯孫爲成湯謂湯爲人子孫也鄭箋以湯孫爲太甲則據實而言也夫一詩之中方以湯爲烈祖又以湯爲湯孫詞理固爲失倫至以湯孫爲太甲則烈祖祀中宗之詩殷武祀高宗之詩何以皆曰湯孫耶蓋湯爲創業之始祖

故後代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歐陽公以爲主祭之時王得之惟殷武湯孫之緒爾不得指主祭者言朱註謂高宗言此乃高宗之功緒是也鄭箋亦指太甲則更雜涵矣

元鳥

鄭箋 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讀詩質疑 按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孔氏云契居商昭明

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居亳見經傳者四共四永閏
微夔麟云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
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
死于河中間計二十四年冥生振竹書作子亥蓋振
名子亥字也賁始遷殷計三十七年爲有易之君緜
臣所殺振生微微字上甲微緜臣而興于殷微生報
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
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湯竹書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

商邱上距微殺鄉侯之歲凡一百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于亳書序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其離商邱往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州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蒙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為三亳皇甫謐云穀熟為南亳湯所都也蒙

稱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
遷也果湯會都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
先後經傳無文嚴氏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而顧氏從
之愚以爲不然按逸齋補傳云書序曰湯始居亳從
先王居湯實帝嚳之後先王帝嚳也帝嚳都在今偃
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也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爲鄰葛故國在今拱州之寧陵而北亳即拱州之
穀城是湯次居北亳故使亳衆爲之耕也其最後居

南亳即今南京之穀熟也三亳皆湯所居論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爲盤庚所遷者亦未精也書言盤庚遷于殷殷以殷水得名古殷水今陳州之商水縣也亦近南京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云殷者亳之別名則盤庚所遷亦南亳或北亳耳謂盤庚遷偃師者誤也又盤庚篇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氏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都殷爲五邦蔡氏因以下文不承古

考之盤庚之前嘗自有五邦史記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薛氏據竹書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所謂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按史記惟言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與竹書小異鄭康成王肅皆云湯自商遷亳五邦者數商亳囂相耿為五也

愍謂此說得之自盤庚遷殷實上甲微舊跡因更號曰殷其後歷小乙至武丁又四世至庚丁皆都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焉

按竹書本不足信而顧氏據以實五遷之數參合頫只若心巖思卷引伸其說亦見詳博存之以備考據家之一說可也盤庚于今五邦路史亦據竹書以囂相耿庇奄爲五巖思卷非之以商亳囂相耿爲五從鄭王說指奕史記索隱云

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蔡氏書傳疑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皇極經世謂祖乙圯于耿徙居邢叢合書序史記而一之亦未爲確論也但只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盤庚之立在巳亥中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共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困學翁謂當闕所疑誠然

長發

何氏世本 漢儒皆以大禘爲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伯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爲然今據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其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于君背之祫則于

祫可及高祖蓋其趾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
有遠近也蓋禘之為言諦也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
祖之所自出一則如許慎為審禘昭穆或純訓諦諟
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
亦以明矣○此詩宋章聚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
固大禘之一証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禘尊祖皆朝于

太廟故爲禘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于祫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爲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楊氏謂詩頌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不及於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考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于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

按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云大禘郊祭天也郊是祭天禘乃祭宗廟混禘於郊此鄭氏之誤蓋禘有三一時禘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改夏禘曰禴而時禘之名廢夏禘者祫祭也為祫嘗祫烝之始則三昭三穆在焉一吉禘免喪即吉致新入廟之主於太廟者也一大禘不王不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也七廟之主皆在但不知及毀廟耳若合毀廟之主皆祭於太

祖則謂之大祫祫雖大而不及太祖之所自出所以小於禘也周頌雝序以爲禘太祖此獨云大禘者周無四時之禘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何乃混於郊耶至朱子以爲祫祭之詩特泥於陸淳及趙氏楊氏不兼摯廟之說耳竊謂雝與長發序皆以禘言則合二詩觀之其義自明周以稷爲太祖殷以契爲太祖其太祖之所自出皆嚳

也周之王業成于文武故頌文武以明得禘之

由商之王業開於相土成于成湯而實賴輔佐於

伊尹故頌相土湯尹以明得禘之由皆告太祖

之詞也其不及嚳者不敢斥言也然雖因燕及

喜天克昌厥後則嚳與稷皆在其中矣長發因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則嚳與契皆在其中矣倘

如楊氏以長發不及帝嚳爲疑則雝亦未明言

帝嚳也且必欲舉其名以實之即據祫祭而論

湯祖禰三廟若壬若癸皆當合食何又不一進

那乃當依序定爲禘祭之詩

殷武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荊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世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

按孔氏正義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若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嚴氏讀詩質疑云史

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王重黎爲
高辛火正謂之祝融其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
六子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彭祖氏當夏商
之時故左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而長
發言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知殷所伐之荆楚
即昆吾氏也朱子引易高宗伐鬼方以爲即此
荆楚朱氏公遷謂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故
謂之鬼方觀屈原九歌可見然史記索隱云陸

終娶鬼方之妹則非一國明矣嚴思菴以鬼方爲荆楚之蠻惡故是詩云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鄭箋云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截然齊一是乃湯孫之功緒則知當日所伐原非一國荆楚其巨魁而鬼方其蠻惡易所謂三年克之者蓋亦一時之事矣

詩說考略卷十二終